



Ying · Gan Di Zhuan

英 · 甘 地 传

Ying · Gan Di

周柏青 游巧荣 著

策划编辑 彭年生 陈辉平

长江文艺出版社

Zhou Bo Qing You Qiao Rong Zhu

Ce Hua Bian Ji Peng Nian Sheng

Chen Hui Ping

Chang Jiang Wen Yi Chu Ban She

影响世界历史的女政治家

Ying Xiang Shi Jie Li Shi De Nu

Zheng Zhi Jia

Ying Xiang Shi Jie Li Shi De Nu

Zheng Zhi Jia



K833.517.5

英 · 甘地传

周柏青



-8

7-8
00元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甘地传/周柏青 游巧荣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1

ISBN 7—5354—1397—8

I. 英…

II. 周…游…

III. 历史—人物传记

IV. K·811

策划编辑:彭年生

陈辉平

责任编辑:陈辉平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校对:邓 薇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4.5

版 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82 千字

印 数:1—10000 册

ISBN 7—5354—1397—8/K·22

定 价:17.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目 录

引子	1
一、一代女杰的童年	6
这个女孩胜过一千个儿子	6
不平凡的家世	12
动荡的年代	21
初经风雨	29
二、转徙不定的游学生涯	44
由上学引起的争论	44
转学于瑞士与印度之间	48
拜泰戈尔为师	58
在萨默维尔学院	64
另一种教育	70
三、有情人终成眷属	80
一桩婚姻，两种宗教	80
费罗兹·甘地其人	84
“全世界都在反对这桩婚事”	91

隆重的婚礼	98
四、为自由而斗争	103
另一个“家”的滋味	103
初为人母	112
独立的代价	118
救助难民	123
五、尼赫鲁的得力助手	128
总理府的女管家	128
陪父出访	134
帮父拉选票	139
六、两个转折点	142
初入政坛	142
国大党的新主席	147
夫妻反目	156
七、通向权力之巅	167
巨星陨落	167
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	176
“老太太内阁中唯一的男子汉”	183
如愿以偿	194
八、在萨夫达尔路 1 号（一）	201
组阁	201
不当辛迪加派驯服的马	209
令人难以捉摸的外交政策	219
“英迪拉妈妈”	227
九、在萨夫达尔路 1 号（二）	233
明争暗斗	233
分道扬镳	241

“绿色革命”及其他	256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	262
十、在萨夫达尔路 1 号 (三)	270
邻国发生了政治危机	270
抓住难民问题做文章	276
加紧备战与争取外援	282
绝妙的战争牌	292
从顶峰到谷底	300
J.P. 运动	317
十一、下野	328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328
失去权势之后	341
东山再起	348
十二、在萨夫达尔路 1 号 (四)	364
培养接班人	364
经济政策调整初见成效	375
“我们的政策是不结盟”	381
十三、最后的岁月	394
错综复杂的印度社会	394
纷至沓来的麻烦	413
致命的枪声	434
英迪拉·甘地生平大事年表	446
参考书目举要	457

引子

在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雄伟的喜马拉雅山的西陲，有一个神秘的谷地，它就是克什米尔。那里山峦起伏、烟雾缭绕、湖泊密布、风光旖旎、令人神往……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南亚次大陆，尤其是在传统的印度教社会里，自古以来是以种姓来区分人的。潘迪特就是印度众多种姓中的一个，也是印度教的最高级种姓婆罗门中的一种，“潘迪特”的意思是“学者”，尤指精通梵文、科学、法律和印度宗教的学者。因此，“潘迪特”意味着受人尊敬。

潘迪特种姓就生活在风景如画的克什米尔山谷。他们的外表保留着古代雅利安人的典型特征：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鼻梁高挺。他们人数不多，生活的范围相当狭小，但他们却极有个性，竭力保持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特征；他们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志向远大，而且适应性强，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

也许是耐不住山区的贫穷，或许是因为受不了当地穆斯林统治者的苛政，几百年前，有些潘迪特开始离开

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克什米尔故土，到南部平原地区谋生或寻求发展。潘迪特一旦离开了家园，很少有再留恋故土的。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不论是旁遮普的酷热，还是拉贾斯坦的荒漠，都不能过于勾起他们对克什米尔那连绵不绝的群山、美丽动人的樱花、冰雪融成的河流的思念。他们一旦在拉合尔、斋普尔、德里、亚格拉或阿拉哈巴德定居下来，就不再像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那样总是期待着返回家园。

公元 1716 年的一天，风和日丽，天气晴朗。雾霭初散的克什米尔山谷里，走来了一个中年人。他约摸三十四五岁年纪，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眉宇间显露出一股英气，两眼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装束虽然朴素，乍一看甚至还略显土气，但却流露出一种书卷气质。

中年人走得很急，从他那背着的简单的行囊上，一看就可知这又是一位南下的移民。

这位中年人并非等闲之辈。他自幼饱读诗书，学富五车，是个著名的波斯文和梵文学者。他的故乡克什米尔虽然美丽，但毕竟是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不是一个能使他充分施展才华和实现抱负的理想场所。因此，他迫切希望到外面去闯一闯。于是，他加入了移民的行列。不过，与有些移民不同的是，他不是到与克什米尔邻近的旁遮普，他的目的地是更南更远一些的德里。

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中年人终于来到了旁遮普平原上。与山区相比，平原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里一马平川，河渠纵横；田野里新禾吐穗，麦浪翻滚，许多农人在里面辛勤劳作。中年人以前一直生活在山区，初见平原，不禁为眼前的景象所陶醉，遂放慢脚步，边走边

欣赏起来。然而，他终究无心饱览这美丽的田园风光，他似乎有某种使命在身。只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散发着浓重的田野泥土气息的空气，又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又不知过了多少日，日上三竿的时候，中年人终于从遥远的地平线上望见了一座巨大的城池，一座高耸的尖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城池的旁边，有一条银练似的白带飘过。行人告诉他，前方就是德里，那座尖塔是著名的库特卜塔，那条银练便是滔滔奔流的朱木拿河。啊，到了！德里终于到了！中年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德里是莫卧儿帝国的首都。雄才大略的阿克巴大帝曾在此君临天下，他的孙子沙杰汗还在城的东北角建造了印度历史上最大的皇宫。该皇宫因其城堡和内部的主要建筑物皆用红砂石砌成，呈赭红色而以“红堡”见称。然而，他们的后裔并未能保住他们昔日的荣光。1707年奥朗则布皇帝死后，莫卧儿王朝便江河日下、辉煌不再。不过，帝王们仍竭力想保持住君王昔日的威严和帝国表面的繁荣。

到达德里，已是黄昏时分。中年人见天色不早，决定就近找个旅店住下。第二天一大早，他将一切收拾停当，从行囊里拿出一件虽算不上华丽倒也整洁的白罩衫穿在身上，然后背起行囊，找到店主，结了帐，未了向他打听红堡所在地。店主从他手中接过钱时，不由得打量了他一眼，觉得这个陌生的外地汉子穿着打扮普普通通，看不出有什么来头。他不明白他打听皇宫禁地干什么，但他还是告诉了他。

出了店门，中年人径直向红堡方向走去。走着走着，他发现这样走似乎太慢，他知道皇上此时正在早朝，他必须在早朝未散以前赶到那里见到皇上。不然，

他又得在旅店再住上一夜。于是，他叫了一辆人力车，快速向红堡奔去。

半个时辰以后，车夫拉着中年人来到了红堡西面的拉合尔门。中年人付了车钱，没有即刻进宫，打量起这座宫门来。坐车时他曾听车夫说起过这座宫门，说它是红堡五座宫门中最大的一座，气势宏伟。现在看来，车夫所言不虚，但见整座拉合尔门遍体赭红，在阳光的辉映下，煞是好看。拱门高达10多米，宽7米有余。城楼上有凉亭、塔柱，还有一个宏大的护门楼。城墙足有三层楼高。拱门口两边各站着两名值星官，另有卫兵若干名把守。不时有身着各色官服的官员们从拱门进出。看到这里，中年人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皇宫的确不同凡响。”

约摸看了几分钟，中年人这才正了正衣冠，向宫门口走去。值星官拦住他，进行盘问。中年人向他们通报了自己的姓名，说明了来意，他说他要见当朝皇帝法鲁克西尔。听了中年人的话，几名值星官感到颇为吃惊，不由得一齐再次仔细打量了一眼中年人，觉得他除了相貌端正外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他凭什么要见皇帝呢？见值星官这种神态，中年人只得道明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位中年人名叫拉志·考尔。几个月前，法鲁克西尔皇帝巡视克什米尔，听当地人说那里有个名叫拉志·考尔的人博学多才，只可惜无用武之地，便叫人将他找来问学。经过亲自面试，法鲁克西尔皇帝发现此人果然是满腹经纶，名不虚传，又见他生得仪表堂堂，心中甚为喜爱，觉得他是个人才，蜗居在这个小山沟里未免有些可惜，便对他说道：“朕有意让你入朝为官，不知你意下如何？”拉志·考尔一听，觉得喜从天降，心想

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吗？便赶紧答应下来，谢主隆恩之后，他告别了皇上，匆匆回家，打点行李，安顿了妻儿老小，第二天便上路了。只因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走了好几个月才到德里。

听了中年人的叙述，几位值星官还是将信将疑。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派一个人先去禀报，再作计较。

法鲁克西尔皇帝当时正在觐见宫接见大臣，处理政务，听说克什米尔的拉志·考尔来了，急忙命人宣他进宫见驾。值星官这才放行。

拉志·考尔由一名值星官引领，走过一条长廊，穿过奏乐宫来到觐见宫，见了皇帝，施礼毕。法鲁克西尔皇帝先是把他向大臣们作了一番介绍，当即派他到法院供职。为了特别表示恩宠，他还将一座座落在运河边的宅院和一片包括若干个村落的土地赐予他，作为他的封邑，并让他随后把家眷也迁到德里来。

受到皇帝如此的垂青和恩宠，拉志·考尔感到既惊喜又荣耀。为了纪念这件光耀门庭的盛事，他在自己的姓名后加上了“尼赫鲁”一词，这个词在乌尔都语中的意思正是运河。从那时起，考尔-尼赫鲁便成了这个家族的姓氏。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从何时起，原姓考尔逐渐从姓氏中去掉了，并为人们所遗忘，倒是后加的“尼赫鲁”一直保留了下来。

拉志·考尔-尼赫鲁，这个背井离乡到德里来“捞世界”的克什米尔婆罗门，就是本传传主英迪拉·甘地的先祖。他当年恐怕做梦都未想到，250年后，他的后裔中会出现一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子！

一、一代女杰的童年

★ 这个女孩胜过一千个儿子

在现今印度北方邦境内、圣城瓦拉纳西的西部不远处，座落着一座既古老又现代化的城市——阿拉哈巴德。印度一代伟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就诞生在这里。

同印度其他古城一样，阿拉哈巴德也经历了漫长的悠悠岁月，阅尽了人间的沧桑。包括往世书在内的纪元前许多年的印度教古经中都有关于这座城市的记载。不过，它那时并不叫阿拉哈巴德，而是叫普拉雅克。这是虔诚的印度教徒给它取的名字，意思是“千堆圣火之地”。根据印度教神话，大神毗湿奴曾将世上之水制成

甘露，有几滴就落在这里。它还有一个古老的别名“三河口”。这是因地取名，因为它正位于印度第一大河恒河、朱木拿河以及神话传说中的悉罗湿伐底河的会合处。

河流在古印度人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因为河流是他们生命的源泉。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沿河岸而建的城市便大都成了他们的宗教圣地；像普拉雅克这样的三河会合之所更是注定要成为圣地，更何况毗湿奴神曾在此洒下过甘露。于是，古往今来，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们成群结队地从各地来到这里沐浴，以洗去罪孽，使灵魂得到净化。阿拉哈巴德之名系16世纪大名鼎鼎的阿克巴大帝所钦赐，意思是“真主的宅邸”。这无异于给这座本来就神圣的城市又罩上了一层神圣的灵光。

在这座圣城中，有一座圣寺。它便是著名的巴拉德华古寺。这一名称得自上古传说中的一位哲人。他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一个人物，因信仰虔诚，学问渊博而受人尊敬。就在这座圣寺的对面，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宅第，它的名字叫阿南德宫，意思是欢喜宫。

这是一座很大的建筑。它占地面积很广，不仅可以容纳房主一家人和众多的仆役，而且可以容纳许多长住的客人。欢喜宫周围有高大厚实的围墙和雕梁画栋的游廊。围墙内有一座大花园，花园里种满了各种奇花异卉。它们竞相怒放，争奇斗艳，引得众多彩蝶在花丛中上下翻飞。欢喜宫内设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池子的两边分别配备有一排男女更衣室。欢喜宫内有許多仆役，备有好几匹骏马和矮种马以及许多猎犬。

不用说，欢喜宫是一家富豪的宅院，那么它的主人

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莫蒂拉尔-尼赫鲁！

每年的11月是印度北方一年中最美的时节，秋高气爽，清凉宜人，这时人们大都喜欢到户外去活动。

在这金秋时节，欢喜宫花园里的花朵也比在其他季节里显得更加可爱。早在几个星期前，辛勤的花匠便把一簇簇杂交的庚申蔷薇花坛修剪得整整齐齐，并给这种精心培植的名花施了第一次有机肥料。花坛上有好几种多年生植物和葡萄都已开花。欢喜宫前草坪旁的柠檬树已挂果，溢出扑鼻的芳香。从大芒果树厚厚的簇叶中，不时传来阵阵鹦鹉的叫声。这些可爱的小家伙正在争吃阿拉哈巴德的名果番石榴。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欢喜宫将有喜事临门。

1917年11月19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明媚，晴空万里。但欢喜宫里的人们都无心欣赏这美丽的景色，他们怀着喜悦而又紧张焦急的心情，在等待着一个婴儿的降生。

聚集在欢喜宫大厅里的，除了尼赫鲁家的直系亲属外，还有不少堂兄弟姐妹和姑母姨妈，甚至还有一些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的远亲。场面看来是够大的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将诞生的这个婴儿非同寻常，是欢喜宫主人莫蒂拉尔-尼赫鲁的长孙。

年过半百、颇具绅士风度的莫蒂拉尔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由于心情特别愉快，他不时地与周围的人谈笑。他已将一切安排停当。他唯一的儿子、年方28岁即将做父亲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却不像他父亲那样轻松。尽管他表面上竭力装出一副平静自然的样子，但从他那踱来踱去的脚步声里，不难揣度出他内心的紧张、焦虑和不安。

为了招待好来宾，同时也为了松弛一下大厅里紧张的气氛，仆人们比平日更加忙碌。他们不断地穿梭般往来，手里端着盘子，为女眷们送上软饮料，为男人们递上威士忌加苏打。但人们的注意力似乎都不在这上面。

按照印度教的传统风俗习惯，女人的第一个孩子通常是应回娘家生的。娘家在临产前几个月照料孕妇，承担分娩的全部费用，再把产妇送回婆家，这被看作是娘家应尽的义务。据说娘家这样做是出自这样一种心态：担心女儿嫁到婆家不久，因在婆家的地位尚不稳固而受委屈。

豁达开朗、早已欧化了的莫蒂拉尔可不管这一套，他决定破除这个陈规旧俗，让儿媳妇就在自己家中生产，并请当时最好的苏格兰医生来接生。

“哇——”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婴儿终于降生了。等候在大厅的人们终于长吁了一口气，他们接着都不约而同地朝产房方向望去，急切地想知道生下的是个小少爷还是个小公主。

“恭喜先生，是个美丽的小公主。”医生出了产房，向婴儿的父亲报告道。贾瓦哈拉尔听了这话非常高兴。

可客人们听了，不免有些失望。但为了安慰主人，他们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女孩也不错嘛！”“女孩乖，好养！”

客人们的安慰话对女主人斯瓦鲁普·拉妮并不起作用。她掩饰不住失望的心情，脱口而出地说：“哎呀，真可惜不是个男孩！”

也难怪斯瓦鲁普·拉妮会这么说，因为自摩奴时代起，传统的印度教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重男轻女的社

会。尽管尼赫鲁家族的生活已相当欧化，尽管斯瓦鲁普·拉妮也曾几次随丈夫到欧洲游历，但这并没有改变她的宗教信仰。她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笃信正统的印度教教义。她在欢喜宫内专辟有自己的小天地，每日按时行印度教礼仪，诵经祷神。

正在兴头上的莫蒂拉尔对妻子的偏见大为光火，他大声反问道：“我们自己抚养子女的时候，难道对他们另眼相看过吗？你要知道，贾瓦哈拉的这个女儿有可能胜过一千个儿子呢！”

在场的人们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莫蒂拉尔当时赌气说出的这句话竟会成为一个预言，而且是一个实现了的预言！

婴儿的名字凝聚了尼赫鲁家族几代人的智慧和希望。她的全名叫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妮·尼赫鲁。英迪拉是莫蒂拉尔取的，源出于莫蒂拉尔自己的母亲之名。他的母亲一生都非常坚强，从不向命运低头。莫蒂拉尔以她的名字为孙女命名，一来是借此表达对母亲的怀念，二来是希望这个女孩长大后像她的曾祖母一样坚强。普里雅达希妮是婴儿的父母取的，意即“光艳照人”。显然，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得美丽动人，世界上哪个做父母的又不是这样呢？至于尼赫鲁，不用说，那是她的姓。此外，她还有一个小名叫英杜。

由于尼赫鲁家族是名门望族，故婴儿出生的消息传开后，在当时的印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贺信、贺电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一样飞来。其中有一封是著名的政治家、诗人、素有“夜莺”之称的萨罗吉妮·奈都夫人写来的。无独有偶，她把婴儿的出世看作是“印度新的灵魂”的诞生。像莫蒂拉尔一样，奈都夫人的话同样具有

惊人的预见性。

苏格兰大夫的报喜话并不是一句恭维话，这个女婴实在太漂亮了。她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圆圆的小脸红扑扑的，鼻梁高耸，整个看来活像一个刚刚烧制出来的瓷娃娃。

几天以后，斯瓦鲁普·拉妮用一条精美的克什米尔大围巾将婴儿紧紧地包裹起来，抱着她出了内室，向一间厢房走去。她这是要去满足一个老人的心愿。

这个老人名叫孟希·穆巴拉克·阿里，是一个老穆斯林。他在尼赫鲁家当了一辈子仆人，晚年当上了总管，被人们尊称为孟希翁。孟希翁虽是一个下人，但欢喜宫的上下人等都很尊敬他，就连主人莫蒂拉尔夫妇对他也很尊敬。不幸的是，老人到晚年患了癌症。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在去世前亲眼看看贾瓦哈拉尔的孩子、欢喜宫未来的主人，否则他死不瞑目。像其他的普通人一样。孟希翁当然也打心眼里希望婴孩是个男孩。

婴儿送来了。为了不致使老人失望，谁也没有向他讲明婴儿的性别，孟希翁还以为她真是一个儿子呢。他伸出一双枯干的手，将婴儿抱过来，看了又看，按照宗教习惯为她频频祝福祈祷。“真主保佑，东家终于后继有人了！”末了，孟希翁这样说道。

几天以后，这个善良的老人，带着愿望满足后的微笑和对恩主的忠心，终于乘鹤而去了。